

國朝諸臣奏議

五十五

諸臣奏議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一百二十一

邊防門

遼夏三

上 仁宗論先正內而後制外 龐籍

臣伏自元昊背恩僭竊兇謀已露 陛下憂恤邊事博采羣
議選將遣師動挂宸慮復聞減息宴樂專精思慮此乃宗廟
之福天下之幸也若 陛下憂勞不已則羗戎小醜不足平
也誠不可輕之易之耳當平靜無事之時言事之臣尚願
陛下戒謹修省况逆虜已畔兵戎方興此臣下尤當竭謀慮
忘忌諱之秋也况臣孤蹇之跡上賴 陛下照明獎擢獲升
近侍恨無才略仰報大恩苟有管穴之見敢不陳露夫欲建

四

十一

事功者在先正其內而後制其外也先正其內者在 陛下
專意而力行之臣願 陛下執恭儉嚴紀綱也荀子曰恭儉
者僻五兵又曰墮本而節用則天下不能貧故當今之急無
先於恭儉也 陛下試令有司計財賦之入必曰耗於先朝
之時也計費用之數必曰廣於先朝之時也財賦日耗而費
用日廣則安能使府庫豐盈兵備足用也故願 陛下節之
又節以備用兵之乏應不急之務一皆止息專以備邊為念
則功可立矣至於綱紀者其要在賞罰恩賞貴乎審實以法
賞齊一伏見近年恩及僥倖而典憲稍縱大賞所以勸功
也元倖無功之人坐獲殊寵後有臨敵効命直勳者陣亡
賞不足其望乎願 陛下 又惜爵祿無及僥倖以待



之臣甲嚴憲法無使縱弛以威不恪之臣此又最切務也
國帑其疆綱紀嚴肅則四夷畏服之不暇又何僭亂之虞
實在陛下正之於上大臣持之於下則誰敢不從矣所謂
後制其外者方今邊要與元昊接境者廣矣昨遣一師臣以
分制之固當以防備為急若不得其要則費廣而功未可期
自元昊僭逆以來調發兵馬已衆多矣輦運軍物紛紜道途
諸所營繕率及民力兵戍既集芻糧所費不知幾倍於常時
矣兵久不散支用無極臣恐羗戎未至而公私先困矣安知
非黠羌狡謀而困我哉前代時及乎定則休兵罷戍養民蓄
備以防不虞故事至而其用有餘國家自和我之後邊戍未
嘗休息支用未嘗減節一日兵興則其力易困夫兵冗而不

王升

百六

二

卷五

精雖衆不可用也切聞所發之兵皆不選練而遣之疲弱預
行者亦多此徒有其數而可用者殊少臣謂兵卒壯勇者一
可勝疲弱者五况餽運邊儲常為艱苦此尤宜重惜也欲望
令漕運之臣與邊將選擇壯勇可用者留之於邊疲弱者或
令還本營或置於近內多糧之地則邊郡兵精而費少矣曷
錯有言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
也是知兵戰者利器械訓士卒最先急也臣聞在京造兵甲
之所近年以來多不擇監軍之官率皆勢要之人為之以自
便其私也亦聞向來所造器甲多不精堅欲望朝廷擇勤幹
之官諳知製作兵甲利鈍巧拙其令監轄工匠精心製造必
令精堅可用仍加覆驗明示賞罰則兵甲堅利矣其外方造

作兵甲亦乞嚴戒 國家休兵久矣士卒漸惰加之都將威重
軍衆難制若一旦臨敵深可豫憂必欲望密詔一帥臣令經
訓練之法統馭之術使將校知感愛之道士卒有與畏之意
然後時加訓告各使知主恩而勵臣節則臨事可用而功可
期也 寶元元年十月七日 韓琦待制

上 仁宗論外憂始於內患 韓琦

臣伏聞元昊狂謀僭命朝貢不修輕犯天謀人神共忿 陛
下雖寬詔厚澤姑務懷柔其如逆狀已然必為邊患今獻
陳事者大抵不過欲朝廷選擇將帥訓習士卒修利戈甲營
葺城隍廣蓄資糧以待黠羌之可勝此乃安邊之切務
也然而凡人之慮皆能及之臣切謂此特外憂而已雖漢唐

世宗 一頁六卷 三 卷五十一

全盛之際豈能使四夷常自竄伏而保不為盜哉若乃綱紀
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
宴安之逸游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
此臣所謂內患也且四夷內窺中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
之起必始內患臣今為 陛下計莫若先治內患以去外憂
內患既平外憂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未有本固而枝葉不盛
者也臣欲望 陛下深惟 祖宗所謂內患者盡革而去之
陛下威德遠暢外夷高視於漢唐之上元昊小醜孰能
亂國家之患哉如外憂已兆內患更滋臣恐國家之慮非直
一函而已臣切為 陛下憂之臣猥備諫負不敢循默

陛下憐其納忠其萬死 寶元元年十二月 韓琦

仁宗論建立基本以銷未萌之患 吳育

臣竊謂朝廷總制天下必建基本以銷患於未萌若政令
修綱紀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士卒精將帥練則四夷望
風自無異志一有未備則黠虜乘間而生心方今天下少安
人情玩習而多務因循吾常有議及政令綱紀邊防機要則
謂之生事或有警急則必至忽遽而莫知所為若稍且安靜
又無人敢輒言且夏州又有人往來中國熟見朝廷因循之
弊遂敢內蓄姦謀若以一時之事苟且支持或至爛額救焚
揚湯止沸覆視前古廢墜甚明伏望 陛下從容延對左右
大臣討論闕政博訪群議修節用愛民之經求訓兵練將之
策則一方小警不足慮也 實元三年三月上時為
右正言直集賢院事

四

百廿一

四

五

上 仁宗論元昊不足以臣禮責 吳育

臣聞聖人統御之策夷夏不同雖有戎虜之君向化賓服終
待以外臣之禮羈縻勿絕而已或一有背叛來則備禦去則
勿追蓋異俗殊方視如犬馬不足以臣禮責之今元昊若止
是抄掠邊隅當置而不問若已見叛狀必須先行文告以詰
其由若是同中國叛臣即加征討大凡兵家之勢征討者貴
在神速守禦者利在持重况夷狄之性唯事剽急因而偽遁
多誤王師武夫氣銳輕進貪功或陷誘詐之 義今世明烽候
堅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鋒而徐觀其勢 庫堂之遠筆也

實元二年
二月

仁宗論西夏八事

富弼

臣切聞去歲十二月中趙元昊反自立爲大夏皇帝改元稱
制引兵犯邊遣使致書割地邀貨 陛下召輔相於宴會下
容食頃之間輔相馳車馬於康衢歿垂坐鎮之重變起倉卒
事無準繩朝議紛拏人心皇駭不逾旬浹傳布四方衆皆謂
之忽然臣則知其有素請陳有素之狀其狀有六焉昔者德
明尚存元昊方幼常勸厥父勿事中原安能舉我國事終以
爲人臣妾且請所得俸賜只 自歸部落寔繁策困頗甚苟
茲失衆何以守邦不若習練干戈杜絕朝貢小則恣行討掠
大則侵奪封疆上下俱豐於我何恤德明以力未甚盛不用
其謀豈有身自繼立而不行其說耶此元昊反狀有素者一
也自與通好略無猜情閉市不譏商販如織縱其來往蓋示

懷柔然而迹稔則容姦事夕則生變故我道路之出入山川
之險夷邦政之否臧國用之虛實莫不周知而熟察又比來
放出宮女任其所如元昊重幣市之內之左右不唯朝廷之
事爲其備詳至於宮禁之私亦所窺測濟以凶狡之性貪欲
之謀豈肯固守盟約坐受羈制此元昊反狀有素者二也西
鄙地多帶山馬能走險瀚海彌遠水泉不生玉旅欲征軍須
不給窮計則遁匿退保則襲追以逗撓爲困人之謀以遲久
爲匱財之計元昊恃此艱險得以猖狂復如先朝加兵於我
而終奔靈夏况我疆盛百倍杜時今若稱兵必能得志此元
昊反狀有素者三也朝廷累以遣使元昊多不致恭或故作
滯留而不迎或佯爲忽遽而見迫或欲負展而對或欲專席

而居雖相見之初暫御臣下之服而送出之後便具帝者之儀蓋久已稱尊成其驕態忽下編於臣列深恥見於國人日講異圖自求足志此元昊反狀有素者四也頃年靈州屯戍軍校鄭美奔我德明用之持兵朝廷終失靈武元昊早蓄姦險務收豪傑故我舉子不第貧賤無歸如此數人自投於彼元昊或授以將帥或任之以公卿推誠不疑倚為謀主彼數子者既不得志於我遂奔異域觀其決策背叛發憤包藏肯教元昊為順乎其効鄭美必矣此元昊反狀有素者五也西北相結亂華為虜自古聞之于今見矣頃者元昊接契丹為親私自交通共謀寇難緩則指為聲勢急則假其師徒至有犄角為竒首尾相應彼若多作牽制我則困於分張蓋先已結

大虜之強方敢立中原之敵此元昊反狀有素者六也是六者歲月已久中外共聞而天子不得知朝廷不為備養成深患遂至大騷此乃兩府大臣之罪也此外元昊大抵復知朝廷以久安自恃不悟邊鄙之防以無戰為常不求將帥之具士卒驕惰器用凋零無謀臣策士以經營四方無宏綱大紀以控制萬國以此故元昊敢以一方之眾抗我天下之師輒稱皇帝殊不忌憚其為小戎輕蔑也如此略遣數介平致尺書而大臣不知所為措置乖失以致調發軍旅塞滿邊陲戰陣未嘗一施儲饋已聞屢塞閩中大擾人心不寧而元昊宴安自居一毫無損坐觀其弊切矣所為其為小戎侮玩也又如此臣雖賦性至昧語才不長然自聞騷擾常切憂憤况臣

如元昊必爲今日之患十年于茲矣懷不能已遂於景德
年嘗進文數軸內闕將一篇頗叙其事當時朝廷方謂天下
大定四夷無虞臣不敢極陳西戎不賓之由但述選將預備
之策而已不見省納弃爲空文今變故已成邊事爲梗

陛下憂勞在念旰食唯勤專委在於輔臣謀削平於寇亂僅
周歲序尚留天誅且自用武以來作事多失凡降一詔未嘗
合朝廷之宜凡建一謀未聞協天下之望寬猛不中動靜皆
違謂之德則人不肯懷謂之威則人不肯懼威德旣弛夷夏
何觀臣今略舉八條止爲戎事未論其他伏惟 聖明詳擇

一事伏聞元昊遣使全撥虜庭部伍甚雄辭禮俱元觀其
勇悍難制強辯自高若非使者請行即是元昊選差取

四十一

百北一

七

其籌畫推爲腹心必謂不敢加誅得以恣行疆暴以能
揣敵情爲有智以不辱君命爲得賢我若察其所叛之
謀知其所來之意存之則元昊遂其志誅之則元昊喪
其魄所宜始至之日盡斬都市事出不意垂其本謀即
時宣聞遂行削奪或命將致討或發兵備邊上則可以示
大邦不測之威下則可以杜小人好亂之漸豈不韙哉
戎人必憚而失圖戰士必爲之增氣而反遠從境上召
至都下恣其貿易待以雍容重幣遣還優辭慰恤意者
豈非冀其回心易慮而伏羲向化乎夫朝廷結以恩信
幾四十載尚無懷感之意終至反常之禍豈茲姑息遂
可移後且以放還謂之懷柔邪則元昊恃逆之性何懷

柔之肯馴謂之矜恕耶則元昊僭竊之罪何矜恕之可
忍謂之他計或無可觀只是執事者巽懦自居優游不
斷殺之恐其急擊肉之恐其有辭遂至放還優示寬貸
向若未能加戮只宜境上交回使其不測淺深猶可謂
之良策召而復遣理有何長乃是大國之謀悉爲小戎
所料遂其所以能揣敵情之智成其所以不辱君命之
賢況當時調發正當輦運相屬道路雜沓民口沸騰使
之往來不得聞見謀事若此取侮之過也臣嘗觀前史
見國書遣將高峻據高平光武使寇恂往降之峻命皇
甫文忠謁辭禮不屈恂立斬之峻即日降諸將曰殺其
使而降其城何也曰文者峻之腹心今者辭意不屈必
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
又唐太宗初即位突厥入寇直至涇州突厥遣其腹心
執矢思力入朝爲覘自張形勢云百万之兵今且至矣
乃請反命帝謂之曰我先戮尔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
帝曰不然今若放還當謂我懼遂縛思力囚於門下勒
兵欲戰突厥懼遂請和伏惟 陛下觀寇恂唐太宗之
所爲復思今日元昊殊不悔過則當誅其來使果是邪
非邪機會一失不可復得臣深念此痛惜万万也若事
皆此類禍未可知

二事伏自元昊稱亂西鄙震驚或帥臣乞師或朝議遣使
沿邊要害宿兵猥繁雖與舊日不侔然亦不過一二十

萬京師屯衛則差減天下禁旅則尚多一為懸兵未嘗
乏使切見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四月未半年之內相
繼二度揀軍皆遣使臣傳布宣命每至一郡無不張皇
仍帶數侍數員番次押人赴關村民恐懼未點鄉軍致
有奔竄山林鑿鑿支解不顧傷毀苟避混黥以乃知其
非然其如終是已感三揀兵士歎數臣則不知然觀此
施為所獲必鮮若其事頗驚眾則莫甚於茲臣又伏思
內則省廩外則轉運司以至州縣勤勞供職嚴峻用刑
所急之須唯財是務盡農畝之稅竭山澤之利舟車屋
宇虫魚草木凡百所有無一不征共知困窮都為賦歛
自來天下財貨所入十中八九贍軍軍可謂多則可謂
耗矣今始用武遽稱乏人即不知向時所贍之軍何在
所耗之財何益殊未戰鬪已大驚擾萬一或至敗衄頗
有殺傷須行補添別設應接至時又不知調發者何所
揀選者幾番比之今來必大興作凡係兵籍既已不充
所謂鄉軍豈免強配此時百姓所懼將來必有不虛若
果行之為患非細

三事伏見今年四月降中書省劄子稱臣寮上封財賦所
出各有攸司由外以充內自下而奉上者也又曰仍取
羨登用備供入乞戒諭諸路轉運司如用度或聞須管
自擘畫支贍者的是圓融不出即許於隣道穀有剩處
支那不得更似目前乞自京般請錢銀之類徧行下者

臣聞民者本也存心於民則邦國寧財者末也屬意於財則黎庶畔是以王者以天下之財養天下之民不聞誅求以害生靈蓄積以奉私欲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禮曰財散則人聚此經典之明文也故以國家肇造之時疆境甚隘財賦至微而征伐不待用度亦足洎太祖盡取川蜀河東江南兩浙荆南湖南廣南閩粵之地何啻萬里不計逐方所積寶蓄當時盡歸京師且以後來賦輸無不經度逐年只留實約軍費其餘每歲盡數上供民力所輸秋毫無隱不問遠邇不問炎涼輦運縱橫水陸奔湊官司督責時無暫休凡天下如此者已七十年矣豈非由外以充內自下而奉上乎而又干戈不

作華夏底寧唯是常須別無它費臣謂都下財貨固當在處如崗如阜有入無出莫知紀極諸路運司以逐州實約之費無多羨餘其間年歲有凶殺則必蠲除朝廷有要索則必應副多行搜括裁可張羅若又分外督之不知出於何所朝廷既行誠諭運司不敢冒違無計以供唯民是取民若可出豈復行仁民又不禁必生怨怒虧損和氣馴致深憂是元昊漫漫陝西被苦十馬日濟芻粟頓竭繕治甲兵修築城壘百役興作萬倍艱難復阻旱災無地農賦中絕之入既不厚鬻爵則得又鬻官數十萬兵何所餉給坐觀困弊不行救卹而執事者尚曰財賦者由外以充內自下而奉上爾之不足爾自營

求是何垂方之深也夫上下相繼中外一體豈可豐而刻下空外而實中苟困則上豈得安外若搖則內豈能定况以七十年天下所入而救此日一方之急豈為難哉若但誅求取足人民無所逃避變亂豈有不生手足之患未除心腹之疾又作則臣深為執事者危之臣不敢遠引古事恐煩省察只以本朝事驗之切聞太宗皇帝初實內帑嘗謂侍臣曰河東敵境甚近吾必取之至時不免擾民今內帑所積以備調發戒重擾也其後皆如詔卒不擾下今元昊背畔關中用兵要在安民圖共禦寇而反斬中府无用之物擾四方已困之民惜財費人大非太宗皇帝之所用心也臣又聞三者

書為天子富有天下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國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室廬篋笥者庶人之富也今執事勸陛下行庶人之事何示人不廣也且又云的是圓融不出許於鄰道支那夫鄰道貨財各有用度必難假輟徒費規求臣又敢以近日一事為證切見河北轉運司奏乞割河東丁州十三縣稅賦充河北支用本路自秦一路之費悉賴五州之資若遂割移殆難供給尋具聞奏事已寢停鄰道支那徒虛語爾唯是朝廷逐急救濟乃為良圖矧向者居无事之時已行假寧豈今來當用武之際後致艱難前後不詳利害可見臣謂建此計者不姦則妄贊其說者非愚則諛惟陛下鑒之

明斷之以異則大事不失而帝業可保矣

四事切見去歲降詔令內外兩省官及諸司使副在邊者并軍賊刺史等近百人各結罪保奉致直京官已上委無賊私堪充邊任者臣聞有德者然後知人之德有才者然後識人之才無德者見有德必憎非才者見有才必忌唯憎與忌固非存公乃一才德雖疎憎忌不作其如所見相戾所為相乖使之擇人何由得士切以兩省官及諸司使副雖名顯官豈必皆賢多由積累而陞亦有容易而得軍賊刺史本是武夫校力則多語識全少盡令奉將帥之士便以委邊塞之權不問奉主之才德如何安知所奉者善惡若忌憎已有所害垂矣後更相

乘所舉之人其堪任事臣又聞官大者德未必大位高者才未必高京朝熱直之流固有可採借取選人之輩豈盡無能假有兩省官識一選人果有奇才又有諸司使副識一借取果有異術借可薦奉實于邊陲而限以詔條須且弃置死轉尋訪別得所聞久諸與旋擇固殊自覩與耳聞又邈限官而選得士為難臣又聞善任人者必適其所用善御物者不強其不能蓋以輪轅異宜繫柄殊制苟只取其无過而不問其用之所存有積重其守廉而不究其謀之所存則臨事必墮當官必敗廉而无過者行也用而有謀者才也行則主於化導才則主於經營居治安之時宜乎化導以行在擾亂之日則當

經營以才不凡處邊任者小則乘一障大則守一州或
驅馳戰陣之間或出入戎狄之境或經度糧草或熟習
山川或逞驍勇以雄邊或行反間以疑敵或陳討伐之
策或謀守禦之術如此數事皆須藉才必求非常之人
乃立非常之功若但取齷齪無過規規守廉施之邊方
万必无用不止无用必誤軍機徒令卒者易與而自便
亦後有喪師失律其若我何臣謂此詔卒官蓋因循平
目所行甚非今時之宜也臣伏望兩省官諸司使副或
軍職刺史在邊者不可一例受詔宜令兩府精擇有才
識公望卓然為人所稱者方今卒官乃宜不限品秩自
借奉職選人已上皆得充卒所保之事須保堪任邊上

重難任使如上之所陳或本人邊事不集並當同罪則
人人自畏豈敢容易而卒哉十得十百得百不虛授不
濫賞斷可知矣尚有所累許其自新得出沉埋必有植
立夫先擇卒士則所卒者不謬矣不限品秩則下位有
才者不遺矣不免責罰則負犯者激勵而自奮矣利害
甚煥可舉而用然須能否既著賞罰必行國無虛辭人
則皆勸

五事切聞鄙延路嘗與蕃兵接戰有一寨主為蕃兵所得
及虜去軍民甚衆西頭供奉官閻門祇候馬遵引兵追
戰即時奪回延帥范雍及副部署劉平奏乞酬獎朝命
只遷東頭供奉官而已伏以元昊僭尊西陲被擾之勤

武節以寧邊惠其要在平善罪必辨賞罰必明則各
有心孰不宣力賞若當則有功者愈勸罰若當則有過
者自悛賞罰不明功過兩弛轉相教告誰肯奮激武節
不勵戎心益生有敗而无成有乱而无治漸漬不救淪
胥以鋪蓋由乎辨之不早也夫馬遵者出死力突堅圍
引旣衄之兵入不存之地奪已擒之將士拔已陷之師
徒雖非大功亦可謂之奇節矣况范雍劉平者國家方
大倚注保奏理合超遷只進一官殊乖輿論當茲始初
用武尤在賞勸激人苟未得宜必難勵衆臣切聞河北
一都巡檢王守琪捉殺得獨流寨潰散兵士二三十人
自禮賓副使轉供備庫使仍差知隴州又見京東都巡
檢李知和捉得劫賊七人自內殿崇班轉供備庫副使
此二賊徒者只是草切之輩固非勦敵之人殺之不足
震天威縱之不能成大惠而王守琪則驟遷十餘級李
知和亦超轉兩資至於馬遵者出境討賊不顧存亡援
溺救焚皆得全活上可以壯朝廷之威下可以抑僭國
之強比王李之功效則度越有餘比王李之遷酬則數
倍不足邊臣之失色元昊聞之長歎用人若斯致寇
之道也

一六事近於七月中伏聞中書樞密院同進呈募擒元昊科
格遂告示天下者切以拓跋異類西域諸羌自唐末亂
離五代爭戰盜乃土宇侈其封疆時肆猖狂罕能懷

常致邊疆每勞王師歷代以大承膏之置諸度外國
家引為爲篇可以節旄割賦又城世襲三爵康給其厚
質遷弗傳其國富強皆我資用蠢彼戎醜變爲羊風則
我於西夷恩德豈不大哉盟誓弗渝始終無負而元昊
不圖報效輒賜項克欺誣上天借竊大號合行誣告連
寘明誅庶伸征伐之權以快人神之憤况自西陲變動
天下震驚聚自而觀擗耳而聽或謂朝廷有上策廟堂
有奇兵豈容有孱敢行稱亂顛顛佇望以日繫時殆踰
半年不聞下令久之乃卒削奪之罰行募賞之科何其
隘哉夫始未有爲人實莫測一旦告諭共知非謀孰不
疑朝廷自怯未能加誅於元昊而又慮久無處置姑設

賞募以厭天下之望平適足示弱不足厭人示人以彊
猶懼不振示人以弱其故何勝故書曰安危在出令存
亡在所任若謂元昊小戎無費民力但誅首惡足致和
平則臣請終始陳之切聞自邊事初警即行調發師徒
合雜器械堆盈官倉輒動道路如沸易置邊吏辦集軍
糧閑輔大騷黎庶困何民力之無費焉募令一施敵
情愈秘知有切發然自周防增置守衛之兵廣募禦侮
之士寢食必以計出處必以權動則有謀大爲之備何
首惡之可募爲况夫募者起於亂秦用於末世三代已
下聞有此言我太平之世天下一統獨有小議豈敢

與天子言此言不爲天子所聽陛下

行亂秦末出之事乎 既非至公之謀又匪常行之法焉
有不得已者亦或也 何則苦於用兵終未獲效意
助兵之術則募之法 高祖於項羽是也兵力驟敗
轉盛內懷震懼計 高祖出則募之王莽於劉演是也
兵不一困於支離 又相乘力不能應則募之景大祖
於劉知俊是也一士入跳走不知所從雖有兵甲之豐無
以加討則募之楚王於伍員之類是也募賞豈設無
一獲者是募賞為 豈不可全任明矣今元昊初叛未
嘗大戰非苦於用 六也師旅屯聚空食邊陲非兵力驟
敗也諸方不聳獨 四部有警非用兵不一也元昊不據
全夏擁衆不伏非 一夫跳走不知所從也臣以此觀之

聖

百世已

十六

五

甚非用募賞之時 且以大邦坐視小醜况我直彼曲
奚所憚焉正朝 之大刑副天下之公議幸不失躬動
則有辭欲征則 征之足以示猛欲守則守之姑以示寬
表以大御小之 權行禁暴安民之道號令天下豈不偉
哉何乃偷募 以求潛謀切取似同盜法不敢公行謂之
容則元昊之 然不可容謂之忽則元昊之謀不可忽謂
之惜用則用 已費矣謂之惜民則民已勞矣况又濟師
已衆遣將已 多邊境騷然曠日持久而反止於用募更
無他圖 幸安謂已得策以此厭天下之望以此安
臣 深為執事者羞之兵既不行 又無得為

元

臣 深為執事者羞之兵既不行 又無得為

臣 深為執事者羞之兵既不行 又無得為

合攻臣亦甚爲 陛下憂之夫元昊既懷逆謀彼必大
爲禦備今聞上下募賞自知高枕無虞夷狄之心畏強
侮弱因而肆暴遂成深憂若誘之使來自自有方略則非
臣所知萬一執事者謀之不臧技止於此遷延玩寇嘔
沒養奸禍已成而計窮敵已大而力屈則誰復爲 陛
下圖之

十事伏聞秋初夏守贊爲樞密使夫樞密之任秉國大權
起於有唐始用宦者降及後世更以武臣 國家恩私
益隆委任尤重本天下之兵柄代天子之武威勢均中
書號稱兩府苟爲轉授不若闕官夏守贊早事先朝嘗
參儲吏既緣攀附漸致顯榮惟事貴驕罔思畏謹每更

一百一十卷

十七

陸

劇任頗之清名才術無聞公忠弗有一旦擢居衆賢之
上俾贊万務之機朝命則行人心不允又况元昊作梗
西陲用兵上資選聖之謀下取樞臣之畫庶臻泰定以
安黔黎所宜妙擇才能削平禍乱而罔詢厥德遽用斯
人不問賢愚皆所輕笑夫樞密者內陶鑄武臣外鎮撫
夷狄無事則坐制機軸以修武備用兵則指畫方略以
殄寇讎是四者皆非守贊所能知其髣髴而正當用武
之際使踐論兵之職不悞國事復何爲哉雖樞府之柄
不專一人然大抵 士賢豈當如是傳曰得賢則能爲邦
家立太平之基書曰罔有立政用儉人惟吉士用勸相
我國家是則賢者 可以立太平而儉人不可與於政也

貽 陛下用守贊三以爲賢者可立太平故用之若知其
其儉人則必不用之陛下 陛下用而不知者執政緘默
之過也用之和平之日已曰濫官委於艱難之時尤爲
非據英傑爲之解禁姦雄爲之生心唯是得賢乃能靜
亂臣又聞爲國家者得人則安失人則危得人則重失
人則輕唐郭子儀係于安危者也入則天下安出則天
下危裴晉公係乎輕重者也進則朝廷重退則朝廷輕
今守贊反是其在朝廷也雖未即致危亦可謂取輕矣
亟宜罷免以重朝聘所以示 陛下不私於一人而蓋
爲萬世也臣又慮者以其嘗爲攀附而謂之親信可使
以其久歷寄任而謂之耆舊可尊以其官是節制而謂
能知兵以其貌其魁梧而謂能鎮俗是皆不然唯及公
者可以親信不主乎攀附之遇唯宿德者可謂耆舊而
不主乎寄任之多有士武而好學則能知兵不在乎官
有器業而不佻則能鎮俗不在乎貌伏惟 陛下察守
贊之所立驗守贊之所爲可謂及公宿德者乎可謂有
才武而好學有器業而不佻者乎臣於守贊愛惡不相
干聲迹不相接非有家世之隙祿位之嫌而進是說也
但聞諸公議有足惜者區區之懇嘗願究陳

右八事伏聞西鄙用兵以來不住差移武臣往彼每有過
闡下而求見者不多許見臣切詳所謂未見其宜謂之
天子至尊不可令小臣浼瀆則非所以詢勳勳而廣接納

也謂之循守舊例未嘗許小臣求見則今用兵要在開
通壅塞非循舊例阻絕人臣之時也謂武臣多鄙不可
令容易而對則既已委任用爲好人非宜鄙之也謂朝
廷差除自有命令本職所管自有局分不必令對則用
兵之際事與舊殊本職或有更張局分亦有規制何由
聞達非以博究利病而翦除兇孽之意也以此四事求
之臣故曰切詳所謂未見其宜今邊寇方與陝西大擾
朝廷多發兵伍選任武臣雖則直禦寇戎蓋亦分備他
盜凡有武臣求對必於邊事有聞陛下聽朝之餘何
惜一見召於咫尺待以從容霽其威顏加之善誘使無
懼懼盡日敷陳然後觀其奏對之是非察其趨嚮之邪

正可者則獎激而遣之不可者亦優容而罷之如此則
自謂官家知我姓名身心有所分付不患邊奏不省不
憂權臣害能各盡所懷無不感悅勇銳而去聲竭爲期
刻志夷凶立功報主局分豈有不寧聖人所以感人心
而天下和平者蓋用此矣又何憂乎叛寇何恤乎用兵
陛下勤勞之心豈不至哉接納之禮豈不優哉聞見之
重豈不博哉今却其所求不與之見奏對之是非無由
辨趨嚮之邪正不得知彼又自謂朝廷雖然遣行官家
未嘗識面但從職任罔察事情習臆不伸括囊而去至
則邊事擬奏而不敢奏兵機欲陳而不敢陳或慮聰明
不聞或憂權臣見忌人皆懼禍誰肯盡心縱有疏聞豈

見面奏 陛下勤勞之心則怠矣接納之禮則疏矣聞
見之事則隘矣禍不滋蔓已為大幸如望寇之速平兵
之速弭則不可得也議者又謂臣曰此非 主上怠於
勤勞而踈於接納蓋執政者自知致寇常慮獲罪不欲
許人非次上殿或論奏四方之事或有陳兩府之罪開
悟聖人聰明則非已之利也故但奏云某人已有差使
某人已與遷補所求入見不宜允從只欲邀望恩榮別
希錫賜以此罔上上以為然意欲阻絕天下是非蔽塞
天子耳目自以為安身之計也臣謂果有是事則非臣
所知唯在 陛下察其忠邪而進退之則蒼生之福也

宗社無疆之慶也 寶元二年九月
上時直集賢院

文

二五三二六

二下

文

相臣奏議卷第一百三十一

邊防略

遼夏四

上 仁宗之選用酋豪各守邊郡

劉平

臣聞五代之末中國多事四方用兵唯制西戎似得長策于時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兵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為眾所伏者以其州邑就封之凡征賦所入得以贍兵由是兵精士勇將得其人而無邊陲之虞 太祖掃清天下謂唐末諸侯跋扈難制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使以下第其俸祿或四方有急則領王師行討事已兵歸宿衛將還本鎮雖為長策然當時大臣不能遠計亦以朔方李勣與靈武馮繼業移於內地

一百三十一

本

自此靈夏漸散中國命將出守發兵出屯千里就糧遠近搔擾十年之中兵民交困靈武既失守趙德明以僻守一隅且懼問罪亟馳驛奏願備藩臣朝廷姑務息民即以靈夏兩鎮授之德明潛治甲兵日滋邊患當時若止弃靈夏綏銀四州限山為界使德明遠遁漠北則无今日之患既以山界蕃漢人戶并授之而鄜延環慶涇原秦隴歲宿兵數方今元昊偕逆恣行殺害眾叛親離復與唃廝囉相持已久結隙方深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或元昊一日為人殺戮酋豪代之與唃廝囉通和約契棚為表裏則西北之憂未可測矣若以郵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軍馬分為兩道益以蕃漢弓箭羊步騎得精兵二十万比元昊之眾三倍若多費

夫心離散與明斯囉立敵之時必邊州軍轉輸糧草二百餘
里不出一月可坐致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授以職名給
衣祿金帛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次第封之以土人補將
校勇者貪於祿富者憂於家不期月而人心自定或授明斯
囉以靈武軍節度使西平土使逼元昊河北族帳復出鄜延
石州蕃步騎攻西河部族以厚賞招其酋帥其衆離貳則大
軍進討以所得城邑而封之元昊不遠窟身河外一窮寇尔
今元昊倚山界洪宥等州蕃部為肘腋以其勁勇而善戰鬪
若失之是斷其左右臂靈夏綬銀不產五谷蕃部馳騁不習
山界道路每歲供給資糧以贍之若收復洪宥限以山界憑
高據險下瞰沙漠各列保障量以戍兵鎮守此天險也彼靈

四十一

二百廿一

二

林

夏綬銀千里黃沙亦非華土往年調發遠戍老師費財官私
疲弊以致小醜昌熾此謀之不臧也或朝廷貸元昊之罪更
示含容宿兵轉多經費尤甚恐北狄謂朝廷養兵百方不能
制一小戎有輕中國之心然亦須議守禦之長計或元昊潛
與契丹結為援以張其勢則安能滅西兵以應河北譬如一
身二疾不可並治必輕者為先重者為後也請召真竦范雍
與兩府大臣議定攻守之策令邊臣遵守

寶元二年閏十二月
上時為鄰延環

慶路副
都部晉

上 仁宗論邊事宣

陳 執中

臣伏見元昊乘天下之不用兵而竊發西陲以游兵而困勁
卒用甘言而悅守臣一旦變犯亭障延安幾至不保

...於戒嚴劉平任輕躁之...夜其所部上下紛擾
...金明李士彭族破而沿邊離落大壞塞門至金
...城每城屯精卒千人招土民為三前手
...則入保城壘小至則自可驅逐每城選營門祗候以
...寨主都監別以諸司使為蘆關一路都巡檢以填士彬之
...為三寨之援使上下應接左右相顧為不
...可攻之勢並邊熟荒之...澳地...嘗逃徙者委邊三村右之
...者通賊謀反覆者破逐之至於...黑荒尤為難信議者欲
...結西域諸國為天兵之...且戎狄貪而无親勝不相下恐徒
...耗金帛而終誤指縱涇原康奴滅藏大蟲蟻效族久居內地
...常有翻覆之情更賸賸以沿邊巡檢彼既...至於父安肯納
...忠於國若交兵之際與賊互出自年則疆場之憂言信於前
...邊兵小屈皮膚之傷也民力既窮腹心之疾也...魚須一出
...於民夫運而妻供父挽而子荷道路艱難井...沿空...後備
...修城池欲如河北之制又身須...使神運之猶未...况民力
...乎當四路用兵之郊列城禦寇之地騎不並轡車不方軌唯
...涇州鎮戍軍似少平易若不責外守而勞內營詎敢...往重
...未為上策大役既興素種不入食竭必亡力竭必亂噴聚千
...百惡黨相從小則掠道路大則攻縣鎮賊兵外擾羣盜內侵
...臣恐宵旰之憂不在於一方矣請且修沿邊城池其次邊如
...延州之鄙同環慶之郊寧...一處量為營寨則科率既
...減民力稍蘇仍須...兵漸減騎卒蓋土兵增則守禦有備請

卒減則轉餉可蠲優爵秩之科以誘兼
寬茶鹽之法以入中靜守以驕其志蓄銳以挫其鋒車
主張將臣使橫議不及則忠臣得以及節勇士得以忘生也

康定元年

上 仁宗乞嚴邊城實關內

范仲淹

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之今邊
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无三二分若吳賊知我
虛言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
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沿邊儒將不能堅守則朝
廷不得高枕矣為公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以可守實關
內東元虛可乘西則鄂州鳳翔為環塞漢渭之言援其則同
州河中府阨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

四

中則永興為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
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蒲
張三宣告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无所施牛干之貨无所售
二三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
朝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切計之恐未可
以輕舉也 仁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
以能得大軍之行旅重甲乘動弥百里重騎輕捷擊前後
乘風揚沙一日數戰進不可前退不可息平泉不得以沙道無
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歲以中原無宿將精兵一
旦取深入之謀保難制之勝臣以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
邊城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豈當特授任與今不問既委之以兵

與其之稅賦而不求速効故養猛士延謀客司練日計以待
其隙遂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閑有司之責觀變垂勝如李牧
之守邊可謂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腹定元年五
西都轉
運使

上 仁宗論廟筭三事

歐陽 脩

臣伏見自元日大叛逆陝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切
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懦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
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切自謂
可以助萬一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夫關
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
然而來當是時豈之邊屯寡弱城郭未修民習久安而易驚

卷六

五

五

林

將非素選而易敗使其羊駘豕突可以奮而深入然國威不
屈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吾以邀擊其
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
掠野敗則走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
夫假僭名號以威其境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
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
所以誘吾兵之勞也或擊吾之東或擊吾之西乍出乍入所
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少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一而待
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兵已老民已疲不幸又遇水
旱之災調歛不勝而盜賊群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之弊
可以使吾不堪其忿困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勞

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以遂求通曉以邀歲時之賂
吾害若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乃益窘則賊謀無施不可
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廢人兵者此上策也賊今不用之今三
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
自食其民自古以來未有四十五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
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
僭叛屢書已上逾年而不出則鋒不可當執却蕃官獲吾將
帥多禮而不殺其兇謀所蓄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
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計以撓我我无長策以制
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取也所謂
闡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敵之謀內察國之勢

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計也所謂席箕而勝者也不
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而西人已
困矣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強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席
箕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強弱也守非財用而
不以此不待言也試言其攻昔秦席六王之強資以事胡卒
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
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一舉而滅
者然秦漢尤強其所難攻者今元昊之地是也自劉平陷沒
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未知所得天威所加終期於
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得賊彙隙挫其鋒是攻守皆未有
休息之期而財用不能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

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
致措克細碎既以无益而罷去矣至於鬻鹽官入粟而下無應
者改權貨之法而商旅不行是四十五萬之人唯取足於西
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耳外爲賊謀之所
疲內遭水旱之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
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
無得而西矣故所以謂通漕運足地力推商賈三衛並施則
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全而兵可以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
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爲
長久之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
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上便宜三事惟 陛下裁擇其一

百廿二

六

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謂但未悉
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
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至西也山川地
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日胡爲而不可漢
初歲漕山東粟數十方石是時運路未修其後武帝益修渭
渠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時泔水爲倉轉相運致關東汾晉
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尚有三
門之險自唐及耀鄉又尋隋迹於二陌東西置倉開山十八
里爲陸運 其險平汴河入泗當時歲運亦或二三百萬
石其 耀鄉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
漕運者耀鄉與是倉爲首今江淮之米歲

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汴
食汴漕者出成其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愚者
在三門阻其中耳今且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水權御
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紆關西
之困使古無法尚當爲之况昔人行之未遠今人行之而豈
難哉按耀卿與鳳 漕時其得尚少至末年其得十倍是
可以行之也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
東關而 南陽過丹折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然
自南陽道丹折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
陽皆自古用兵往來之徑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自郢西北
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祖入關其兵

三五

卷一百一

八

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如此狹而險也且自雒陽爲都
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自武昌漢
陽郢復襄陽梁 金商均爲光化沿漢之地十二州之物
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入輦而逆之募置通兵
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

多至冬末近漢之人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其不難也前日
陛下深郵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給西用而道難
遠甚運輸年不能畢至於軍裝輸 多苦秋霖邊州
冬巖山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吏遠輸京師使京
師轉輸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
武關與京師近遠等者與充近者皆使直輸關西

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幣以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重
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尽地利臣聞昔之畫財
利之易為功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
其不足則煮海鑄山推茶酒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為
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
之法尽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用今尽取民之法於
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
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逐地之產
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士出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
可為也况歷視前世用兵者豈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年與
用之趙過為代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

要

百九

九

九

欲出擊而充國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是詔罷兵而
治屯田田於極邊以游兵而防寇則其治田不為易也猶
勉為之方曹操屯兵許下時營陳四面以今觀之疑其自文
戰爭不暇然用事祇韓浩之計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
地歲得數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積穀數百萬石唐田制尤
廣不可勝率其勢艱而難里莫不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
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為而示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
民勞也今天下之士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請率其近者
自京邑以西地之不闢者不計其數非土之瘠而弃也豈人
不勤農與夫少重而逃乎田者乎地其利數倍於營田公若
營之使勤以免其役則田者必多矣臣聞漢之不便於長

議者方議之矣充兵之人遂弃農
示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
資其家不願無有官吏不加禁之
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
川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
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賊其
甚患者京西素貧之地
非有山澤之饒民唯力農是仰
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
二人為游手九十八九州以上
之皆可四五萬人不耕而
食是相靡耗而重困也今誠能
驅之使耕於弃地官貸而
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
暴吏之習田者為之田官
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
矣 太宗皇帝時嘗貸陳
蔡民錢使市牛而耕 真宗皇帝
時亦用取錢之官買牛湖
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
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

五十一
百其六

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為法以困
所謂私牛之客私牛之客不
容於民而樂為官耕凡民之已
有牛者使自耕則牛無不足
而官市者不多且鄉兵本農也
籍而為兵遂弃其業今幸其
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
使不得群遊而飲博以為父
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
以逸而言歲任耕廢田一頃
使四五萬人皆耕而又廢之
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
矣京西之地北有大河南至
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
運所在積穀惟 陛下詔有
司而移甲之耳其三曰權商賈
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
一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久
矣自漢以來欲為法而抑
爭之然不能也蓋為國者與利日
繁兼并者趨利日巧其
甚也商賈坐而擁利其故非它由

利廣也夫與利廣則士難專必與下共之然後通流而不
滯然而爲今議者方以奪商之利一歸於上而專之故奪
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則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
變則一歲之間所損已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但云變法
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天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
虧少一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國之利多
者茶益耳茶自變法以來商賈不行一歲之失數年莫補
所在積朽弃而焚之前議者屢言三詒之法爲便有司既許
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
益積若山阜今官賣且下其價誘群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
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盡先而退矣夫茶者生於山而无窮
益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二年十未減其二二夫二物
之所以貴者以能貧國之幣耳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
也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必錙銖與言鬻於市哉必有數
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司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如販夫
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
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宜如大商之分其利寧使
無所而積爲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利而誘販
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利而誘大商此商賈共利取少而
致多之術也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割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
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無要有司變
法利既薄則小商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亦棄小商之不行

通得獨賣其積貨當者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和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為大商賣積貨也今必欲以術制商宜盡括居積之物官為賣而還之使其其盡而後變法夫大小商以利為生一歲不營利則有遑遑之憂彼蓋不能年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莫若痛裁之使無從售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益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自為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輜錄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也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而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

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而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康定元年十二月上時為太子中允能閣校勘

上 仁宗論夏賊未宜進討

范仲淹

臣聞昨賊界投來山遇營在西界掌兵言其精兵纔及八萬餘皆老弱不任戰鬪始賊衆深入蓋為官軍以分地自守既不能獨禦賊鋒又不能併力掩殺彼得其便繼為邊患其虜劫生口牛羊亦不曾追奪故安然往來如歸無人之境今延州東路合隄防之處已令米吉與東路巡檢駐軍延安寨西路亦委王信張建侯狄三黃世寧在保安軍每日訓練及

令西路巡檢劉政在德青寨張三 武在政縣密令分布兵馬
候賊奔衝放令入界會合掩擊 數路並入且併衆力禦敵
或破得一處即便邀擊別路其環慶路已遣通判馬端往報
總管司令一如鄜延路設備如此則可以乘勝而破賊也今
須令正月內起兵則軍馬糧草動踰萬計入山川險阻之地
塞外雨雪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衆况鄜延路已有會
合次第不患賊先至也賊界春暖則馬瘦人飢其勢則易制
及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它虞自劉平
陷沒之後修城壘運兵甲積糧草移土馬大為攻守全勝之
策非為小利而動如重兵輕舉萬一有失將何繼之則必關
朝廷安危之憂非止邊患之謂也苟自今賊至不擊是臣之

罪也兵法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
必戰不戰可也臣昨於九月末至鄜延路便遣葛懷敏朱觀
入界掩襲族帳蓋與今來時月不同非前勇而後怯今若承
順朝言不能持重王師為後大患雖加重責不足以謝天下
苟伺春暖舉兵充未能失策且元昊稔惡以來欲自尊大必
被奸人所誤謂 國家太平日久不知戰鬪之事又謂邊城
無備所向必破所以恣桀慢之心侵擾不已今邊鄙漸飭度
其已失本望况已下敕招攜族帳首領臣亦遣人探問其情
欲通 朝廷柔遠之意使其不僭中國之號而修時貢之禮
亦可俯從今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
朝廷廣天地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今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

擊但未行討伐各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如先行
攻掠恐未能擒其聚落如白豹之功官軍既退戎類復居狼
心重報增其怨毒邊患愈滋無時敢暇若天兵變動不立大
功必為夷狄所輕臣又近召張亢到延州熟議亦稱願與我
人相見於界上臣所以乞存此一路者一則懼春初盛寒士
氣愈怯二則恐隔絕情意偃兵未期若施臣之鄙計恐是乎
定之一端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擇其要害而
舉之屯田營田作持久之計如此則橫山一帶蕃漢人戶去
吳賊相遠懼漢兵威逼可以招降或即奔竄則是去西賊之
一臂拓疆制寇無輕舉之失也

慶曆元年正月朔上時為陝西
經略安撫副使知延州先是

取正月朔上旬進兵入討西賊故仲淹上此奏

十四人

上 仁宗乞先修諸寨未宜進討 范仲淹

臣近准陝西都招討使夏竦牒連到朝廷指揮所有行軍所
須令三司與韓琦等商量疾速擘畫應副者臣今據鄜延路
部管葛懷敏等申所要軍須糧草共四狀繳連進呈臣相度
前項軍須糧草方數不少是一兩月辦集未得如令辦搬運
上項隨軍輜重糧草又須月廂軍二三人必慮諸處廂軍
數少起發不得或使駱駝騾子一二萬頭即山路險隘與兵
馬三二百里轉難主管若多差人夫即恐有雨雪之變崎嶇
暴露稍有驚危便多逃散拋棄糧草為賊之資臣切見延州
廢却承平南安長寧安遠寨門枋柵六寨之後自延州去賊
界二程斥埃漸遠賊馬動息不可知又退却疆界賊韓深

入又况延州東路廢却頭寨歸明弓箭手及背流移着業未
得又諸寨側近蕃部亦多驚起在近裏與漢戶雜居今春禾
有土田耕種若不修復舊寨其蕃部既無活路恐糾率打劫
近邊人戶走入橫山賊界則其患不細臣又聞得橫山蕃部
散入岩谷多設堡寨控扼險處入界之時兵少則難近多則
難行徵使主將奮勇能奪其險彼則遠遁我無所獲須過橫
山後方到平沙亦無族帳可取其討伐之計須是將帥出奇
兵從天落則有非常之功似今重累而行實憂不利臣雖密
奏朝廷留此一路未速討伐以示招來之意其邊界舊寨不
可不謀乞作聖意指揮遣近上使命急至廊延路令與臣催
促諸將於一月半後出兵萬餘人於廢寨中據有利處先次

四三六

百五二

十五

元

修復未須大段軍須只以隨軍運糧兵夫因便與工候着次
序選驍捷將兵以守之既逼近蕃界彼或點集人馬朝夕便
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扼險以制勝彼或放散人馬
亦朝夕便知我則運致糧草以資其備彼若歸順我已先復
舊疆彼未歸順我已壓于賊境橫山一帶在我日中強者可
襲弱者思附此亦禦邊之一事然修復諸寨亦動軍民煩費
不少比之入界勞弊則有經久之利而無倉卒之患且安存
得東路熟戶蕃部并歸明弓箭手乞聖慈裁酌慶曆元年二
月上仲淹繼

此又言臣所以不敢更執前議乞釋廢寨中有利害者先次修
復一則安存得上項熟戶弓箭手各着農畝無僻處之患二
則遮障漢戶且為籬落三則耕作地廣糧草易為四則賊寨
逼近蕃界之後賊為聚散朝夕便知易為設備五則將來委
諸將在此就近為謀賊大至則守小至則擊有間則攻使居
不得安耕不得時然後可以齊集可使逃遁此固統賊之一

東原幾思懼思武伏前後凡六七年事
城承平等十二寨番漢之民相踵後傳

仁宗論出界攻討未便

龍籍

臣伏以元昊父子受國大恩一朝反叛今朝廷定議討伐以
正逆順實合天義然此時與卒須為万全之策臣謂用兵之
道必先度我將旣良我士旣銳然後料敵之虛實乘其罅隙
而一舉滅之去秋鎮戎之戰依城壁據根本以主待客而諸
將或傷中而退或閉城不出其士卒旣無用命赴敵之心使
賊殘毒人命剽劫財物從容進退如入无人之境可謂將不
良士不銳矣元昊君臣之間未有罅隙又間諜阻絕无由知
其虛實而便出界攻討此不可不為朝廷憂也去春劉平等
陷沒之後邊城人心日久惴慄幸即時更張軍政比來士卒

臣等六十四

頁六二

一六

元

之氣漸振儻復一出不利則眾意愈憤必難再奮也况出界
之後山川道路我軍素未經涉須以蕃部為鄉導則其欺詐
不可不防若至險隘之處部伍輜重尾首遙遠忽有伏兵鈇
掠則必至潰散况黃德和敗手下潰兵不少至今招集未獲
若數万眾更潰而散不敢歸益生邊患不細臣切度廟謨以
大兵屯聚已久上費國力下困生民欲決於攻取之計其餘
將佐士卒未能如意或且為歲月持守之備汰去冗兵只留
精銳在邊數少則費用日寬兵精則足禦捍賊地所產之物
嚴法以絕之使不得與邊人市易旣劫掠无所得兼貨利无
所通其勢必日蹙如更益練兵待卒俟其罅隙可乘然後大舉
無幾有万全之策也

西夏曆元二年二月上
時為陝西轉運使

臣伏見昨夏竦等爲累奉詔以師老費財慮生它變今自燕
經畫以期平定故韓琦等入奏畫攻守二策以稟聖鑒其
策最備可以施行意朝廷使用攻策今一旦稟命不敢持
兩端非有夙之謀必勝之勢倉卒率命殊無紀律昔繼迂
屢擾邊陲太親部分諸將五路進討或遇賊不擊或戰而
而還又嘗令白守榮馬惟忠護送糧餉於靈州諸將多違詔
自奮浦洛之敗死者數萬人今將帥士卒素已懦怯未甚更
練又知韓琦尹洙所建之策恐未皇復臨事進退有誤大
率請以事驗之且行師有期便須協力今鄜延路總管司馬
懷敏等須索百端料必不能應副足以爲辭此不可者一也

江九

百鼎二

十七

和

議者以謂賊嘗併力而來我嘗分兵以禦衆寡不敵多貽敗
衄今若全師大率必有成功此思之未熟尔夫三軍之命係
於將帥之材材有小大智有遠近以漢祖之善將不若淮陰之
益辦况庸人乎苟徒知大衆可以威敵而不思將帥之材否
此禍之大者也兩路之入十餘萬人庸將驅之若爲舒卷賊
若據險設伏邀截衝擊首尾前後勢不相援則奔潰可憂今
邊臣所共獎者朱觀葛懷敏尔近於鎮戎軍界劉璠定川等
兩川西賊境中生聚牛羊皆迂徙遠去惟空族帳守者二三
百人輒來抗敵諸將奔走駭亂幾不自免部隊前後不復可
齊兵甲械用大爲撲今兩路齊入併擊劇賊若不利則邊
防莫守別貽後患安范之計決於一率此不可者二也自西

賊叛命以來雖屢乘機會然不敢深寇郡縣以厭其欲者非
筭之少也蓋以中國之大賢俊之盛甲兵之衆未易可測今
我師深入若元成功大國威靈益爲被輕况或墮奸計以至它
虞此不可者三也議者又云將帥之間雖未足倚下流勇進或
有其人自劉平石元孫陷沒一氣挫怯未易勇奮今兵數
雖多疲懦者衆以庸將驅怯兵入不測之地獨近下使臣數
輩干賞圖利欲邀奇功未見其利此不可者四也議者又云
非欲深絕沙磧以窮祆巢使淺入山界以挫賊氣如龍白豹
城之比臣謂乘虛襲掠既不能破我首拉以爲黨但殘戮孱
弱以厚怨毒誠非王師吊伐招徠之躰然事出無策爲
彼之所爲亦當雷震電逝往來輕速以掩其不備今與

五

百廿二

十八

議

師十萬鼓行而西賊已巧爲計謀益設隄備清野據險以
待我師何襲挫之有此不可者五也自其寇邊人皆知其
誅賞明計數點今未有間隙之可窺而暴爲此卒計事者但
欲決勝於一戰幸其或有所成否則願自比王恢以待罪勇
則勇矣其如國事何此不可者六也昨延州范仲淹奏乞朝
廷開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但未
行討伐容示以恩意歲時轉調招納令尹洙到延州商量仲
淹堅執前奏未肯出師若使涇原一路獨入則孤軍進退憂患
不淺今諸處探到事宜多言吳賊誼我師諸路入界則併兵
一處以拒敵與招來人杜文廣所說一同此正陷賊計也此
不可者七也以臣所見夏竦韓琦尹洙同獻此策今若奏

行罷則是前後自相違異然無定筭欲果決進討則又
執議不同或失期會乞召兩府大臣定議但令嚴設邊備若
更有侵掠則須出兵邀擊以摧賊勢如復怯懦容賊殺掠當
以軍法從事或探得賊界謹自守備不必先有輕卒恐落奸
便如此則全威制勝有功而無患也然自議攻討以來賊中
呼集醜類廣為防守迁移勞擾未嘗少安至今却有通款
意亦不為無益至於驢畜軍須之物虛煩調發却欲罷兵亦
是事之小者臨時分擘處置亦不為難所願者安危大計亦
乞密降 朝旨 總管司 慶曆元年二月上時直集賢院陝西路經略安撫判官

上 仁 兵策十四事

田况

一曰自吳賊弄兵侵噬西蕃開拓封境僭叛之迹固非朝夕

四十九

百六十二

一

兵

始於漢界緣邊山險之地三百餘處修築堡寨欲以收集老
弱併驅壯健為入寇之謀初貢嫚書亦未敢擾范雍在延州
屢使王文恩輩先肆侵掠規貪小利賊遂激怒其衆執以為
薛王師伐叛弔民之弊自此失之劉謙高繼嵩等破龐諸族
任福襲青諸族任福襲白豹城皆指為大功無不殺戮老弱
以為首級彼民皆訐冤於賊以求復讎吾民受制異類而又
使無辜被戮毒貫人靈上下文移皆謂之打虜吁可媿也或
謂國家以不用兵將卒未練欲使趨功騫利習於戰鬥然
賊界諸處設備甚謹屢行打族俘獲無幾陷沒極多如郝仁
禹打瓦娥族亡三百四人無所獲任政打開訛堡亡一百九
十三人秦鳳部管司打隴波族亡九十六人各獲首一級

飛軍馬司入賊界牽制亡三百八十八斬賊十八其餘大亡
獲無足言者以此計之實傷挫國威取賊輕侮自今宜且
罷打族但嚴設備守以俟賊至然後別為之策以破奸謀二
曰自吳賊寇邊王帥屢戰不利非止人謀不善抑亦衆寡非
敵近因好水川之敗士氣愈怯諸將既沒牙隊之兵罪皆當
斬朝廷普示寬貸欲為招輯神恩屈法事非獲已軍中相勸
以退走自全為得計陝西雖有近二十萬防戍城寨二百餘
處所留極少近又欲於鄜延環慶涇原三路各抽減防守戍
兵鄜慶渭三州大為屯聚以備賊至然今鄜延路有兵六萬
六千餘人環慶路四萬八千餘人涇原路六萬六千餘人除
留諸城寨外若逐路尺數那減屯聚一處更會合都監巡檢

手下兵併為一陣極不上三二萬人賊若分衆而來猶須力
決勝負或吳賊自領十餘萬衆我以三二萬人當之其勢固
難力制議者但以擊衆幸於偶勝非萬全策也夫能以

寡擊衆傲一時之勝者或得地利或發奇策非可恃以為常
今必敗之形洞可前照而恬然坐視莫知更為計也議者又
謂賊若併兵而入則率它路援兵以禦之且賊每入寇既有
所得颺馳霧卷一夕而去他路固無所及矣或謂收保邊民
待重以觀其勢可擊則擊不可則已賊不過破毀民生因食
野積而歸尔此苟一日之不敗則可也深慮後患有異於斯
臣去冬在都下嘗聞士大夫相與言謂小羌不足憂何則叛
命之初我無邊備若兵隨檄至則關中安危未可知此賊計

之失也自劉平石元孫陷波中
外震駭賊若長驅而至
當之此二失也臣始聞此說亦誠謂此賊之易也今觀其
包藏變譎圖全擇利乃知所謂失策者實賊之得計也且賊
之未敢長驅亦猶我之未可深入所以然者主客異勢進退
懷疑邊防之兵並出其後險要之地或斷其歸是決成敗於
一舉豈勝筭哉自李彬被虜劉平等敗沒延州之境蕩然一
空日者山外之民殺掠奔潰已亡大半是渭州之境又漸空
矣料賊今秋或來春猶且驅劫而已必使我藩籬尽空表
裏可見然後攻城破邑漸謀長駭則死後顧之患臣所以
謂關中安危漸不可測願朝廷為勇斷之計也斷之勇者
在乎發內帑之財募陝西河東強壯之民五十萬人分屯

鄜延環慶涇原三路俯及防秋則以逐虜弓手分番戍守
城寨而參以正兵每路及五六萬人以上精加訓練我軍既
衆其氣自振也必曰募民兵則衆情不安增邊戍則大費不
贍此循常拘近之論也且民兵之法 祖宗所行迄今軍中
餘老多在加之出錢選募非同黠差其中必有樂於効用者
且內帑之積 祖宗本為用兵今乃其時也三曰用兵之法
當先有部分部分進退權於大將旗鼓常在中軍自西陲用
兵每戰必敗好水川之戰任福實為大將而不能指麾統制
以為已任乃自率一隊前當劇鋒矢盡勢窮而後陷沒忠勇
之節雖可嗟憫然論其才力止一卒之用夫部分不明多則
不能辦少則不能勝進無所勸退無所止一有紛亂則其勢

其美欲矯此弊在乎先求大將之才峻其威權而尊寵之如
葛懷敏為鄜延部管張元為鈐轄當以偏裨之禮奔走麾下
若犯令即當誅之乃平牒往來動皆鈞禮韓琦范仲淹為經
略副使葛懷敏見之禮容極慢上下姑息三軍之士何所法
耶夏竦陳執中不能身當行陣為士卒先至於選擇大將明
定部分乃其職也乞朝廷降詔令更互巡邊來察邊臣中有
材任大將者特與不次拔擢其驕怯之將每自顧重不為
國家盡力者奏罷之則部分立而功可異矣四曰自古用兵未
有不由間謀而能破敵者也吳賊所用謀者皆厚加賞賂極其
尊寵故規我機宜動必得實今邊臣所遣刺事人或臨以官
勢或量與茶絲止於熟戶族帳內采道路之言便為事實賊

臣更詐重成疑惑今請有入賊界而刺得實者以錢帛厚賞之賊將
野戾剛浪陵遇乞之徒皆元昊親信分廂主兵俯近漢界出入從
者不過一人若能募死士陷首碎首是去賊之至是王公嘗
欲用此策但朝廷不惜羨官重賂則功豈難圖五曰唐置都
護府掌撫慰諸蕃征討斥埃及行賞罰叙錄勳勞其屬有長
史錄事功食戶法諸曹得為開府之盛國朝承五代之後專
歸邊防當既博安輯時朝廷故无意及此今吳賊大肆殺掠
沿邊屬戶各顧家族心生向背又使奸人恣行誘脅以此賊
勢轉盛而邊候无復扞蔽今新置招撫蕃落司所謂招撫者
非飲食不足以得其驩非以賂不足以回其意非術數不足
以鼓其動非刑誅不足以制其驕蓋著曹偉在秦州誅賞

並行戎落情伏比溼原用韓質志鳳用張傑皆韓琦隨行
揮使雖各有武勇至於招抚之術豈可倚耶環慶一路賊心
未嘗經賊殘破部族全整人堪戰鬪若綏御有緒可得精
兵數万請令都管李官上土懷端協力招抚仍只令韓琦上
之龐籍張奎同領之事之大者關報都部管司其餘如
更不兼管以養正兵万之一歲之費為招抚之具是事无
不濟自來熟戶販鬻書白蓋以來厚利今一切禁絕之欲以
困賊然絕熟戶之利死以資其生太宗朝鄭文宝請禁熟戶
蓋以困賊迂可不戰而屈人兵詔自陝以西而之者皆死
其後犯法甚衆戎人之食寇抄邊郡內屬万餘帳歸禁之命
錢若水馳傳視之因詔盡復舊制戎人始漸歸附今自一勞

若厚加招抚稍寬蓋禁則熟戶无不得甲議者矣邊疆已嘗

三三

而又只費不訾非至計也且國家通使喚西蕃以爲
賜帛二万以促其出師終无實報是捨熟戶之效而信
西蕃遠妄之言豈至計耶自天賊破擊牛城之西
斷囉遠窳歷精城偷安苟息其子忙種自歸言
敵尚不能制矧能爲莫賊輕重邪温浦其乃喚西
領之豪其子一赤全龍有衆万餘最爲強盛
益危弱今欲以爲國家用非臣之所能
其愈於彼乎六二環慶路

士使訪

得或致... 人令躬至... 然思威... 統振武... 兵士... 惟士... 志在... 其如... 不... 及更... 月一... 緜弱... 以塞... 常優... 東軍... 間有... 過五... 甲之... 卒而... 人而... 至諸... 趙奢... 死事... 至且... 衆不... 而威...

卷之二

百二十一

二四

之兵謂之一溜少長服習如磬之使指既成行列率手捲以
然後敢食膚酋長遙見疑其語言其整肅如此昨任福在慶
州蕃漢各已信服士卒亦已諳練一旦驟移涇原直賊至麾
下隊兵逐急差撥諸軍將校都不識面勢不得不隨覆今請
諸路將佐非大故毋得輕換易庶幾責其成功十一日言之
良將以燕犒士卒為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
推盡恩意以慰其心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賞
趙克國禦羣戎亦日饗軍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誨抗西戎
何繼筠李漢超當此虜人各得環慶齊棣一州在租農賦市
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戎氣并息不敢窺邊臣前通
判江寧府因造紙甲得遠年帳籍見曹彬在江南日和州逐

季六

卷之九十二

六五

業

次起餉猪羊肉數千斤以給戰士近范仲淹在延州奏乞比
亦興軍秦州支米造酒有司之吝以為無例而罷今請渭延
慶三州及諸路部管司並特支米造酒仍七都管司別給隨
軍錢務令贍足除軍負外其餘士卒每一季或因都閣或值
出入並須量有露及以慰勞苦古者命將出師閫外之事无
不專制財糧用度且有異司今主兵主財者皆力敵權均紛
然相制豈國家任人責功之大弊耶十二日功作器用中國
之所長悲戎狄可及今賊甲皆冷鍛而成滑光瑩非勁弩
不可入自京齊去衣甲皆軟脆不足當矢石以朝廷之事力
中國之伎巧乃不如一小羌乎由彼專而精我慢而略故也

下邊則... 鋼甲... 赴緣邊之用

八九斗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賞罰之聞 太祖朝舊軍
絕為精好但歲文斷綻乞且穿貫三五万聯均給四路亦足
以禦敵也十三曰今春吳賊寇邊器械攻城之具極為拙鈍
此特緩吾備也料賊年歲間破尽緣邊籬落必驅迫漢民熟
戶使為先登以攻城邑邊城一有不守事故可憂今修築城
寨雖漸完固其如軍民不知守城次第請下河北選守城卒
三五十人諸處指教善治器用大為之備賊動必求全常額
後患若邊城堅守攻之不拔則亦未敢長驅而深入也十四
曰吳賊蓄謀深及更漢法自作祿書非恩信可以縻文令
所能動若非天威振赫大挫其鋒其勢未已漢界与賊山界
相接人民繁庶每來入寇則科率粮草多出其間山界之民
引弓甚動与賊為戰所謂步奚此皆去賊地遙向漢甚近若
承戰勝之勢賊若皆散承其不備分路進兵而攻取之抗禦
者誅殲降順者招徠老弱無辜係之南徙其間險要可守之
地則築堅壘以據之所得土田給与有功熟戶必不可守則
縱兵破蕩以弱賊勢若請命歸款則裁割縱捨制之在我弭
患如此則邊陲可安矣

慶曆元年
五月上

